

抗戰建國

旬刊

第七號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廿五日

編輯者 抗戰評論社
發行所 南昌天后宮前號

零售每份三分
訂定四角
月送郵

抗戰建國與幹部訓練

劉家樹

抗戰建國，是萬分繁重的工作，神聖偉大的事業。非培養大批熱情的、勇敢的、革命的、有朝氣的優秀健全的幹部，不能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組織民衆需要幹部，各種救亡團體需要幹部，改善下級行政需要幹部，軍隊中的政治訓練需要幹部，新軍的建立需要幹部，戰地服務需要幹部，對敵人後方打遊擊需要幹部，在在需要幹部，「幹部決定一切」，真是一句名言。如何訓練十千萬的健全幹部，是抗戰建國的基礎工作，與抗戰建國的成敗，有莫大的關係。

自從第一期抗戰失利後，大家開始發現了幹部荒，各方認識了幹部的嚴重性。於是各省各團體紛紛舉辦種種性質不同的幹部訓練班，一時「風起雲湧」，多如「雨後春筍」。現在有些幹部已經英勇的參加了抗戰工作，並且表現了相當的成績，但我們若是仔細檢討一下，我們不「談疾忌醫」的話，多數的幹部訓練是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如環境的惡劣，民衆文化水準的低落，青年本身的缺陷。但訓練失當，領導錯誤，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因子。我們常常接到青年們的來信以及在口頭上談

到或在報章雜誌上看到青年們對於幹部訓練發出的種種苦悶的情緒與呼聲：訓練的課程與抗戰毫無關係，軍訓只是「一二三」「稍息，立正」。訓練者的學識淺薄，人格卑劣，官僚態度十足，不能與學員同生活共甘苦。或用下級軍官擔任教授，不懂政治常識，教育原理，紀律講得很嚴，但只是「奴隸的服從」，而不是真理的服從。領導人因爭權發生衝突，訓練態度不一致，使學員無所適從。甚至有一種人也不認識十年來摧殘青年的痛苦經驗，想培植私人或黨派勢力，把青年裝在荷包裏作政治鬥爭工具。這些都是訓練和領導上的重大錯誤，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們在這裏要警告今後從事幹部訓練的負責人，首先要正確認識幹部訓練的最高目標。當前中華民族的嚴重問題是抗戰建國，幹部訓練應為抗戰建國的最高目標。但抗戰建國應以三民主義為抗戰行動的最高準繩。全國抗戰力量應在蔣總裁領導下集中起來，所以絕對信仰三民主義，絕對服從蔣委員長是幹部訓練的基本原則。絕不認讓了幹部訓練的最高目標與基本原則，從事訓

練，便不至把青年引到歧路上去。至於訓練負責者本身，亦有幾個必需的條件：(一)人格高尚，心地光明。(二)衷心篤信三民主義。(三)獲得政治常識，教育原理。(四)深刻認識國際形勢，國家危機。(五)與下屬共生活，同甘苦。(六)以身為教，以行為先。(七)了解青年心理。這是七個最基本的條件，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請不必從事幹部訓練，以免摧毀青年光輝的前程，貽誤抗戰建國的偉業。

本期內容

- 抗戰建國與幹部訓練 劉家樹
- 改善民生問題的平議 楊芳瑜
- 堅定民族自信心 程宗宜
- 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希望 詹世法
- 法幣與公債政策 馬寅初
- 日寇怎樣掠奪我國資源 立行輝
- 國聯行政院的新決議案 大公
- 獻辭——敬致世界學生代表團 辛大
- 關於「宣傳、文學、藝術形式的利用」 辛大
- 白崇禧將軍印象記 胡公
- 五月在安義 冰
- 國際十日 薛
- 抗戰現勢(附圖) 仲



改善民生問題的平議

楊芳瑜

本黨臨時全大會宣言指出：「抗戰期間，關於經濟之建設，政府必當根據民生主義之信條，施行計劃經濟……不惟直接關係國防的經濟事業，得以滋養進行，即關於社會普遍繁榮的經濟事業，亦以於發展，使大多數人民生活之水平線，得以增高增長。」以及抗戰建國綱領「經濟建設以軍事為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由此引起各方對改善民生問題的熱烈討論，斷然發生兩種相反的見解：有些人很巧妙地利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以為立論的根據，並對農工人在抗戰建國和大批失業者的痛苦困苦，客觀事實，提出改善民生的迫切呼籲，演說成只有如此才能加強人民擁護政府，加強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的結論。非難此說的人，則以在抗戰期間，高唱改良民生計的口號，足以挑撥階級感情，減低政府信用，無以異於破壞抗戰力量，妨礙抗戰行動。以上兩種爭辯，皆能持之有故，轉所欲言，不過是非曲直，不在「勞動動員」的對句。行之有效的現實，才是有力的辯據。

我認爲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毫無折扣懷疑的餘地，「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本體」，建國之首要在民生，早已是金科玉律，這次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不過重申舊言，加以保證。謂因改善人民生計，可使人民「深切地感覺到政府處處爲他們謀利，」積極參加抗戰，未免忽視民族意識，充分表現所見之小。謂改善人民生計之口號足以破壞抗戰力量，亦貽因噎廢食之譏。其實應該考慮的不是民生應否改善的問題，乃是循何途徑才能達到改善的問題。

首先分析我國人民生活困難的根源，大部是由於外變，雖然鄉村殘餘的封建勢力，工廠廠主的作用。但是廣大的農村經濟陷於崩潰，幼稚工業不克發展，是否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是否由於社會的競爭傾軋？代表著要求改善民生的新華日報社論也這樣說：「中國廣大工農及貧民大眾因爲受到重重剝削，大都陷於飢寒交迫的境地，他們因爲受到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格外深剝削。」至於將士的創傷難民的流離，更顯而易見。因此加強抗戰，粉碎日本侵略的陰謀，解決一切經濟的壓迫，就是改善民生最有效行動，就是改善民生的切實保證。

假改善民生的一些「小仁小惠」，來鼓舞民衆的抗戰情緒的人，不但所計非小，又陷於「車馬倒置」的一大錯誤。抗戰的本質就是保障民生的幸福，在抗戰的過渡裏，縱使感受一些生活上的痛苦，乃是爲了獲取合理生活所預付的代價，自能雖苦無怨，雖勞不倦。

第二、欲求生活的增高，不是消極的只看到分配一點，更緊要的是積極擴大生產，汪副總裁說：「有飯大家吃是解決不了中國今日的經濟問題的，必須多者做到大家吃方纔可以解決。」擴充之須努力增加生產，從而達到改善人民生活。在法國國家的德意，爲了擴充軍備，使國人民不惜將大炮代替了麵包，將飛機坦克代替了牛油。在社會主義國家的蘇俄，爲了從事建設，勞動者在超過規定的工作時間流着汗，并降低生活水準以生產所得，運到外國去換取現金，購買機器。

後者的精神是使得我們取法。臨全大會宣言說：「農國人民當以極端之節約極端之刻苦，以從事於生產，資本之累積，與產業之發展，近世新興諸國莫不循此，吾人所宜借鏡者也。」以節約儲蓄，「節約刻苦」與「使大多數人民生活之水平線，得以增高增長。」不但相反而且實相成，惟其提高人民的生活，所以不得不從節約刻苦上來努力。因此全國人民應該認着現時的生活水準，集中資源來發展基本的民族工業，完成抗戰建國的偉大任務。一切主張馬上以縮短工時，增加工資爲改善民生的條件的，難免徒快一時之意，終貽百世之憂，不敢輕易苟同。

第三、欲求生活提高，當據計劃經濟。爲了自由主義經濟的權威勞資對立，召致經濟恐慌；統制經濟則計劃經濟乃驟然而生。我們因工商業的落後，過去即沒有階級的形成，戰後則淪陷區域的工商業全被摧毀，職工勞工同感流離的痛苦，同陷非慘的命運，「抗後相逢」更增敵對仇恨之氣，堅決手合作之心。全大會決定施行計劃經濟，何者應歸國營？何者應歸私有？當有嚴密之抉擇，是以對內調整國民經濟活動，對外增強抗戰力量。在今日各生養分子間的所得縱有偏頗，亦可於政府計劃調整之下，使趨於合理，無採自由爭奪的形式，以破壞團結，減低力量。

第四、生活艱困的原因，尚有一部份係爲了個人私生活的所致，如奢侈、浪費、酗酒、品性不良、先天缺陷等，都可使個人陷於貧窮失業的境地，於此欲爲普遍的救濟與改善，必須陶冶品性注重優生建立善良的道德等，其所牽涉的問題，更爲廣大。

改良人民生活爲本黨一貫的主張，平時如此，戰時亦然，如果能夠本着上述途徑去做，則高唱改良民生計者所說：「不能把改善民生來與抗戰利益對立」的話，可以成立。而過去懷疑「提出改良民生計之口號以挑撥階級感情，以減低政府信用。」的心理，可以消除。

堅定民族自信心

程宗宜

在神聖的民族抗戰中，有許多人懷疑中國會做西班牙第二，乃至於阿比西尼亞第二。還有些人，以為要挽救國家危亡，必定要加入某種國際陣線，或是要實行某種主義，覺得自己一切，都不如人家，對於民族國家的前途，好像沒有希望似的。本來，「自力更生」，是復興民族正確的國策，但是有些人，硬要把中國陷入某種國際陣線，或某種集團，也有些人，希望九國公約絕對有效，來制裁我們的敵人，或者指望俄國出兵，英國出兵，美國出兵，以為他們一出兵，我們就可以抬頭，這些人觀望，依賴的心理，很像坐船遇着大風浪，徒然慌亂，自己不努力救自己的命，而希望岸上的人來救一樣，這是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的表現。

我們要知道：國際情勢，瞬息萬變，所謂陣線，所謂集團，在列強心目中，僅是一時利害的結合，無所謂思想，更無所謂主義，利害調和，便是朋友，利害衝突，便成仇敵，我們若不自求生存，單夢想國際某種陣線，或某種集團，來幫助我們，那是最危險的事情。自然，我們為外交策略起見，不能不聯合些友朋，來打倒我們的敵人，我們應該用盡方法，取得國際的援助，但是我們應該明白，任何一個國家，決不能幫助我們生存，自己不相信自己能生存，縱然外國人有好意來幫助我們，也決無濟於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先例，說是一個自己不能生存的國家，像寄生蟲似的，仰仗鄰邦的蔭庇，而能生存的。我們如果要生存，一定要自己努力，一定要自己

相信自己，更要自己相信自己有生存的本領，我們並不拒絕國際的友人為我們幫忙，然而我們不應該存一個依賴別人的卑劣心理，「天助自助」，只要我們自己能努力，把敵人打得相當疲憊的時候，幫助我們的友人，自然會起來了。我們要有這樣的自信心。

抗戰到現在，已經十個多月了，「抗戰到底」的主張，粉碎了敵人狂妄的「不戰而勝」與「速戰速決」的策略，台兒莊捷音傳來，喝醒了「民族失敗主義者」的迷夢；堅定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念。我們為着磨練我們持久抗戰的任務，為着加強民族抗戰的力量，堅定民族自信心，確是當前的急務。因為民族自信心的堅定，是確立抗戰勝利的基礎。可是要怎樣才能堅定？我以為要民族自信心堅定，就先要有堅定的信仰，有了堅定信仰，纔能有堅定的自信心，纔不致於徘徊歧途，悲觀依賴，因此，我們要求增強民族中心信仰：

第一：信仰唯一的主義——三民主義。現在正是抗戰建國的時期，只有信仰三民主義，纔能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譬如：造房子一樣，祇能採用一個圖案，信賴一個工程師，斷不能同時用兩個圖案，三個工程師，以致意見紛歧，終不能建造成功；所謂「案寧道謀，三年不成」，故全國國民，只有在三民主義唯一信仰之下，共同負起自求生存之責任，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

第二：信仰唯一的領袖——蔣總裁。大家知

道，多數人想，多數人做，少數人叫導，為目前一切事業之一般傾向，運用腦力去思想，運用體力去實行是大多數人的，但是領導者，就只有一個，此理至為淺顯。在抗戰建國的今天，固然需要大多數人用腦力，用體力，但是領導者絕對「統一」，「統一」，纔可以「抗戰」，纔可以「建國」，「統一」，是「抗戰建國」先決條件，為了「統一」，就要統一領導，為了統一領導，就要絕對信仰唯一的領袖——蔣總裁！就要在領袖領導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像一家人一樣，然後才能夠抵禦外侮，復興民族。有了中心信仰，就有力量，這種偉大的力量，必能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

短評

敵人吞了個錢蛋——徐州

敵人在放棄了山西平漢線和東戰場各方面的侵佔地而總攻津浦線後，果然如願以償，得了徐州。

然而得了徐州又如何呢？說能打通津浦線？而打通了津浦線仍是無濟於事；我廣泛的運動戰，隨時隨地可予敵人以重大打擊，永無不斷可以消滅敵人的實力。說是從而更進攻武漢？別說日本軍閥對於戰事勝利把握感到前途茫茫，我們祇須看他攻陷徐州也費了如許吃奶般的氣力，武漢千里迢迢，再加上中國半年來的積極佈置，又談何容易！我們看敵人吞了個錢蛋，將如何去消化！

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希望

詹世法

一、緒言

中國現在從事於歷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戰，此次抗戰之目的，在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以救國家民族於垂危，同時在抗戰之中，加緊工作，以完成建國之任務。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唯有全國有識之士，捐除成見，贊助中華民族的靈魂的中國國民黨，來完成這歷史上未曾有的偉大而艱鉅的事業，亦唯中國國民黨，才能負起這艱鉅的領導責任，因為它是具有五十年以上歷史，擁有二百萬以上黨員的大政黨，而日黨的主義，即為舉國大多數人民所信仰的三民主義，黨的領袖，即為舉國一致擁護的蔣委員長，在過去五十年的革命階段中有百萬以上的黨員為國犧牲，以鮮血創造了中華民國，以至誠完成子國家的統一。在此次第一期抗戰中，已有三十餘萬的黨員壯烈殉國，二期抗戰開始以來，我們的同志，更是前仆後起，悲壯犧牲，不知凡幾。同時我們黨的領導者，深切地感覺到本黨與中華民族的不可分性和自身責任的重要性，毫不隱諱的來一次黨員的整理與補充，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集的意義就在於此。大會中經密訂立了全國共守的抗戰建國綱領，通過了昭示中外的宣言，更確定了黨的實心的領袖制，並決議：「設立青年團，在統一組織之下，訓練全國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義，以健全黨的組織，鞏固黨的基礎。」這種深謀遠慮的決定，是極其重要而值得注意的大事。就設立青年團說，如能見諸實行，不僅是給

本黨輸新血，增加無數英勇的青年戰士，而且是國家百年樹人的大計，假使能抗戰建國的幹部人材。

關於青年團的組織，現未頒佈詳明的規定，筆者站在黨員的立場表示個人的一點希望，請分任務組織訓練三方面來敘述：

二、青年團的任務

第一，青年團應視為黨的基本。實言之，青年團員即為國民黨黨員之準備，所以應該偏重政治的訓練，近來有許多人主張應教育性的訓練重於政治性的訓練，這種意見，認識尚有不足。因為國民黨是個政黨特別是對中國革命負有特殊使命的政黨——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政黨——所以國民黨的訓練青年幹部，即是為國家民族訓練青年，以担当國家大事，故必使其對於政治有切實的認識。近代國家，對於青年運動，莫不極端重視，過去如意大利的燒炭黨，和德國的青年德意志運動，現在土耳其的青年黨。自德人李卜克內西有社會主義青年運動以後，蘇俄及其他各國共產黨，都有青年團的組織，以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後備隊伍，而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與德意志，也都有法西斯主義及國社主義的青年組織，日本也有其軍閥領導的所謂愛國主義的青年團體。總之，到了現在無論左傾右傾的國家，都在組織其國內的青年，服從主義，預備担当建國的責任。

中國是以黨救國建國治國的國家，要想以黨救國建國治國的使命，得以完成，必使黨的新力量，源源不絕，要黨的新力量源源不絕，就得將全

國的青年組織訓練起來，使成為黨的幹部，救國建國治國的英才。

第二，青年團應使為一切民衆團體推動的機軸。青年團應包羅工人農民店員和文士人等的青年優秀份子，所以一個健全的青年團，必須使其參與其他一切民衆團體，且保持密切的聯繫，以推動這些團體，輔助這些團體，使它們在工作上更為切實，在組織上更能統一，這樣做去，青年團顯然是策動一切民衆團體作抗戰建國工作的中心。但應該注意到的是不能使它有控制這些團體的企圖，因為青年團應做實際的領導，來推動輔助民衆團體抗戰建國的工作，為其他民衆團體的模範，所以確有艱苦的事情，要勇敢的幹，成功的，讓他人去享受，這樣的青年團，才能負起抗戰建國的雙重艱鉅的工作。

第三，青年團應使其在三民主義最高原則下，加強本身的團結。本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約言，誠懇邀請全國有志之士，加入本黨，贊助本黨，以謀國是。青年團當本此精神，吸收全國各黨派各民族各方各面的優秀青年，在三民主義最高原則下，參加工作，並加強其本身的團結，以鞏固全國的統一。我們知道，全國擁護團結，已樹立了相當的基礎，而青年的信仰和行動的統一，也正在發榮滋長中，所以一切黨派的，地域的，民族的，階級的，宗教的成見，都應該消失在三民主義的大熔爐中。決不能有一個集團或一個人的私見，滲入到青年團的純潔思想中，來當作黨派爭執的工具，這是不能不閉防的。

第四，青年團應使爲健全的幹部，實地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從抗戰建國的實際環境中產生的，所以青年團的團員，就應該實地參加一切抗戰建國的工作，而青年團的訓練目的，固在培養健全的國民黨黨員，同時也就是培養抗戰建國最健全的幹部人材，「幹部決定一切」，是不庸的名言，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目前抗戰建國的工作，可說剛剛開頭，而「幹部荒」已成爲普遍而嚴重的現象，特別是缺乏健全的軍隊政治工作幹部，民衆組織和訓練工作的幹部，不過在另一方面所反映的，卻是有志青年，投効無門，於是無形中促成了青年們的畸形思想「到西北去」，「這是何等矛盾而嚴重的青年問題呀！所以青年團應該使其成爲吸收培養和輸送青年幹部人材的樞紐，依照青年生理和心理的發展，合理地配合於抗戰建國的偉大艱鉅的工作中，使每個青年，都有機會而且有能力，負起在抗戰建國過程中所賦與的偉大任務。

三、青年團的組織

關於青年團組織的具體辦法，將來中央自有詳細規定，現在就組織的原則上，貢獻幾點意見：

第一，青年團的組織，必須實行民主集權制。事實告訴我們，過去本黨的組織，忽視下階幹部組織，區分部大多沒有，即有亦不開會，縣省代表大會，久未舉行，黨員意見，無由上達，所以黨員對黨，不甚發生興趣，黨對黨員，更覺不關痛癢，因此形成了上層與下層的脫節，黨員與黨脫節的現象。青年團的組織，必須力矯此弊，

務使上下一環，要上下一環，一定要真正執行民主集權的原則。只有這樣，所有團員的意見，才能夠反映到上層，上層的意見，才是大多數人意見的總和，才能便下層切實執行，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稱爲民主集權，才能有羣衆的基礎。

第二，青年團應該是縱的集體的團體，而不是橫的分立的團體。本黨領袖蔣總裁，已明令禁止派別與小組織的存在。因爲國家到此存亡絕續的最後的關頭，自應激發大良，以國家民族爲前提，在三民主義最高準則下，同負抗戰建國的偉大任務。所以青年團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利用來作私人的工具，在組織上，應該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的領導，而爲縱的集體的一個系統，絕不可爲地域的橫的分立的組織，以啓野心家利用爲私人的工具。我們回想這多年來國內政爭，常以青年爲私人的工具，使青年在肉體上精神上，遭了多麼毀滅，這種創痍，至今尚未平復，青年是國家民族的新鮮血液，我們應該寶貴它，愛惜它，毋使虛耗，以傷元氣，所以應抱定爲黨爲國而組織青年以達到人才黨有國有的境地。

第三，青年團的組織，應該分透各階層。青年團不光是注意到一部分知識青年，同時要注意到青年工人店員農民主兵使各方面的青年普遍地參加，只有大批的青年工人店員農民主兵的參加，才能使青年團成爲生氣蓬勃力量偉大的組織。

第四，青年團的組織，應採取切實的漸進的方式。以往各種組織總是先派遣幾個工作人員，掛起招牌，辦些例行公事，內容空虛，甚或空無所有，此種組織，毫無用處。所以欲使青年團組織健全，必須策勵青年自動地組織起來，等到有

短評 新的宣傳方式

正確的宣傳，在任何國家都是必需的。因爲可以利用它去完成或者實施新的政策。然而，宣傳也有歪曲的地方，不少人便靠着這種宣傳在標榜自己。

這且不談，我們試檢討目前的宣傳方式，都是因循着舊有的形式，貼標語，喊口號，仍被一般庸俗的宣傳者熱烈的愛好着，在這炮火的時代裏，我們應該有新的宣傳方式，這方式是根據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出發的：

「改善並健全地方自治及自衛制度，樹立農村抗戰組織。」明顯地，要健全地方自治和自衛制度，樹立農村抗戰組織，宣傳工作自是實施此項政策最重要的條件。而這種宣傳方式，因爲鄉村人民文化水準的低落，如果用現代時髦的術語，應該說，這種宣傳方式是「超大眾」的，我所謂的「超大眾」，因爲目前標榜「大眾」者實在太不「大眾」了。

超大眾的宣傳方式，是依據鄉村人民的智識出發的，如利用圖畫表現日本帝國主義的慘酷，利用西洋鏡開放有刺激性的圖片，利用街頭劇提高人民的愛國情緒，利用說書人報告抗戰形勢……至於什麼深奧的藝術，什麼意識先進的電影，什麼舞台裝置和燈光，什麼大眾文學和報紙，都是陳腐的方式，我們現在不需要了。

具體的組織生活，然後選派工作人員，逐漸推進，由下而上。過去山西犧牲救國同盟與主張公道團所舉的弱點，就在一團頭，便備成一個固定的模型，指派人員紛紛報告成立，結果只增加了

短評
英內閣的局部改組 辛

張伯倫排去艾登，而「現實」了英意協定，却終不能忘情於他。這不是「現實外交」需要艾登糾正，多是為了保守黨下屆的選舉，不應該妄施揣測。

在英意協定簽訂的時候，張伯倫高興得跳起來，艾登也認為是「成功」，並要求過「舉國一致」。但，待到張伯倫為了「解決當前困難」，要他再度入閣，担任海軍大臣或殖民大臣時，則加以拒絕，值得注意。

張伯倫內閣的局部改組，不僅為航空大臣為大衆所不滿等等，更重要的是以「現實外交」使國際時局，獲得澄清。因此，他不得不重新一下保守黨內閣的陣容，致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

然而，墨索里尼已如他的「趾高氣揚」！不要他不便法意關係緊張，「談判」頓挫？希特勒縱使暫時贊成了捷克採用聯邦制，彷彿並不是放棄吞併捷克。法蘇與德意間的「明爭暗鬥」呵，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澄清」！

阿比西尼亞，奧地利，西班牙，還有捷克，皆已為「現實外交」所犧牲；英國所獲得的是什麼呢？我們期待張伯倫的「成功」。當然，英國人士，還對此有相當程度的耐心的！

整個官辦的機關，多掛了幾塊招牌而已，這些事實，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第五，青年團應祇問思想，不限年齡。本黨既取銷預備黨員制，又未訂定公開普通徵求新黨員辦法，那麼加入本黨，當以加入青年團為途徑，若限以年齡，則以往對本黨懷疑而今日堅決信仰本黨的有志人士，將有向隅之憾，所以青年團應祇問其思想，而不應有年齡的限制。

四、青年團的訓練

青年團的訓練，現在也就原則上貢獻幾點意見於下：

第一，以民族固有道德訓練青年。墨索里尼的統治義大利，舉其新制，均由內閣。如其青年訓練，即是根據其歷史上傳統的民族道德，取精用宏而發揚光大的。其青年訓練團體的「巴里拉」的名稱由來，乃一個勇敢愛國的十四歲兒童在一七四六年反對奧人欺壓，因其姓名巴里拉作為青年訓練團體的總稱，以為青年取法。中國有中國的文化，有中國的道德，有中國的歷史，固步自封，當然不合，但是徒取他人的餘餘，即是遺棄，也是不妥當的。所以青年團的訓練，應根據中國歷史文化及道德，儘量發揚而光大的。

第二，以誠懇態度訓練青年，訓練誠然要注重紀律，但要注意自覺的紀律。近來一般青年，因訓練而感痛苦，甚至於憤恨，這些現象，完全由於訓練者，不知採取說服的方法，須知青年情感最濃厚，精神最活躍，故欲求訓練有效，必須運用自覺的，而非注射的方式，隨時隨地加以啓發，加以引導，然後能使一般青年感之至深，動之至廣，所謂「內打出」而非「外打進」的方法。

青年團的訓練，似於此點，應該特別注意。

第三，以政治知識訓練青年。每個團員應使其切實明瞭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與中國國民黨的政策，政綱，歷次宣言，革命史，及最近決議的抗戰建國綱領。同時對於領袖思想，言行，道德，學問，均應使其深切認識。其他如國家民族觀念的培養，犧牲奮鬥精神的訓練等，尤應普遍實施。

第四，以軍事部訓練青年。蘇俄青年團，以軍事訓練為重要工作，每一團員，一定要受軍事操，射擊，陣地落傘，救護等軍事訓練，據一九二六年統計，紅軍中已有十萬青年團員，現在當然不止此數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訓練，也是應該取法的。

第五，以新生活信條訓練青年。汪副總統的講演詞說：「新生活運動，就社會方面講，是民族復興國家生存的一種運動。」而青年為國家民族的中堅份子，所以應民族復興，國家生存，就得推行新生活運動，要新生活運動能收功效，必須自社會中堅份子的青年們開始。一般青年的通病，為散漫，鬆懈，頹唐，所以應該以新生活信條訓練他們，使其生活趨於整齊，嚴肅，更應就青年日常生活為人所不注意而流弊最大的，如飲酒，吸煙，賭博，放縱性慾等，訂為「團員守則」，以鍛鍊其強健體魄，刻苦習慣，堅毅意志，犧牲精神，純潔人格等新生活信仰，應使每一個團員，一一做到以為人民之模範。

第六，以職業技術訓練青年。青年團員，除受上述訓練外，應就每一團員的天才志向，在一定期間內，參加職業技術的訓練，以增進其技能與實地服務的精神，如日本青年學校便是軍事與職業並重的青年訓練機關，也是值得我們取法的。

法幣與公債政策

馬寅初

一、公債政策與財政之窮

戰爭之發生，每由於環境之逼迫，情感之衝動，不能完全容許吾人對於財政上之詳盡考慮或計算其可能應付與否，而事實上每多出於意外者。歐戰時之德國，世皆認其為禍首，事前金庫積儲現金已達一萬幾千萬金馬克，以供事變之用，處心積慮，可謂勤矣。孰料戰未數日，現款即已告罄，防備之效用微矣，然終能支持四年有半，豈其始料所及？財政之籌劃，豈盡出於預計乎？故戰爭不必定須預計財政之盈絀，惟以義戰可矣。彼拘拘於財政之計算者，曰：必須財力增至某種地位而後可以作戰，是猶預定時日以待自殺，是理之鮮有者。今日日本軍閥耀武揚威，對中國武力侵略，對蘇俄多方挑戰，豈其政府財力之所容許乎？要亦武主義者之所不顧也。

所得稅在平時戰時，皆不失為一良稅，若謂為應急，尚非妙法，蓋租稅收入皆有一定期日，而戰禍之來，無可預料。一旦政府下動員之令，必須立刻籌得巨款，不能待租稅收入之陸續交來，故非借重公債不可。去年舉辦所得稅，預期有二千五百萬元之收入，以之應付無定期之支出，豈能濟事？他若田賦每年分上下忙，亦不能立時收齊以應急，此公債政策之所以尚也，故公債政策，可以濟財政之窮。

二、法幣與戰時公債政策

今日中交農四行已專擅發行法幣之權，其他銀行之發行，皆已逐漸收縮。查銀行發行鈔票，無異利用人民資金，不付利息，故銀行發鈔，

獲利甚大。法幣政策施行以前，國內各銀行競爭發鈔，良有以也。今既統一發行，中交農四行享受統一發行之利益，對政府自應盡相當義務。經理公債之推銷，即為發行銀行對政府所盡義務之一。國家對外發生戰爭之時，需財孔亟，可以同四行支用法幣若干萬萬元，同時政府給以若干萬萬元之公債，以為担保。公債有利息，銀行自樂於收受。領去之法幣，經政府使用後，購物發餉，散在民間，倘政府繼續發行公債，支用法幣，則散在民間之法幣亦愈多，有通貨膨脹之危險。換言之，一般物價有騰貴之趨勢，此時中交農四行必領吃飽，人民則法幣吃飽，兩感痛苦。但四行必須設法將收進之公債陸續賣與人民，收回法幣。在四行既得消其積食，（指吃飽公債言），在人民亦不感膨脹之苦，豈非兩得，一轉移間，得失相反如此，公債與法幣間調節作用之重要可知矣。公債之推銷，大抵以富人為主。雖公債有利息，為人民之良好投資物，唯有游資者方得投資。富人有游資，故自由公債之結果，每落於富人手中。惟我國中央政府歷年所發行之公債，未為內地富人所認識，故大批公債發行，每向人民足價攤派，人民常視為畏途，此種觀念至今病未完全消除，一旦戰事結束，政府地位鞏固，此項公債，不難陸續出售。如是在戰時用出法幣，在戰後即可設法用公債政策收回，通貨自無膨脹危險。通貨不膨脹，即一般物價不致騰貴，物價不騰貴，貧民生活不受威脅，此又戰時貧民得公債政策保護之利也。

公債與所得稅不同，所得稅在納稅人地位，每視為損失，一去不返。公債則有本有息，常視為投資。雖公債本息之償還，仍不至出於加稅。富人所得愈多，稅之負擔亦愈重，一面雖收入公債利息，一面或將仍以所得稅形式支出，而納稅人常不自覺。不過租稅負擔之增加與持有公債之收益，不必成比例，持有公債多而增加之負擔輕，公債持有入之損失自較納稅為輕。譬如某甲持有公債千元，年息六釐，即年可得六十元之收益。倘政府為償還公債計，對甲每年徵收所得稅六十元，是甲持有公債本金千元，不啻已被政府沒收。至少在理論上如此，而甲常不自覺。倘甲持有公債如故，而增納租稅年僅三十元，是尚保有公債本金之半數。事實上納稅額與公債收益額未必相等。故富人心理上每將公債與租稅視之，歡迎公債，而不歡迎租稅，是公債政策對於富人亦可稱得所。故在戰時發行公債，無論對貧民或對富人，皆較能忍受。此法幣能為公債推廣銷路，而其最後歸納則在社會之富，富人愈多，公債之消納量亦愈大。

三、法幣與平時公債政策

在平時政府以公債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則以法幣給付政府，其辦法與戰時初無二致。惟戰時政府所得之法幣，大都均充消費之用，平時則應充建設之用，此其不同之處。在平時政府收得法幣後，購買原料，僱用勞工，經營生產事業。法幣亦將散在民間，發行銀行亦可將公債逐漸賣出，收回法幣。凡此皆與戰時情形亦無差異。購買此種公債之法幣，皆為人民之儲蓄，以政府吸收人民儲蓄，經營生產事業，債權之保障確實，當為人民所歡迎，政府亦不難容許也。現在多數

日寇怎樣進行掠奪我國富源

(譯自密勒) 氏評論報

立行譯

近來日寇攫取華北華中富源的詭計，是在一週比一週擴大。由於日寇政府的財政狀況的危機日深；與由於軍事毫無進展，小商人經濟的異常困乏，而引起的國內政治危機的日益擴大，使得日本的政界，不得不日甚一日地對華使掠計劃。自然，這些計劃有些是未能在報紙上公佈的，有些是已經決定且實行了的「公平親善」的計劃。這些詭計都可以有緩和國內不安繼續擴大的作用的。

近兩週以來，從東京，北平，天津傳出了許多關於日本掠奪中國富源的詭計的消息。假如這些計劃，都能見諸實行，可使全中國受極重大的打擊。這些詭計包括着一切開鑿運河，建設新的紗廠及絲廠，鐵廠，煤礦工廠，建築鐵路，開闢航空線及橫渡太平洋的無線電網；以及設立石油公司，及漁業公司等計劃。

以下就是那些詭計，其中有的正在從事計劃着，有的正在實行着。

據可靠的消息：日本軍部爲了企圖在上海與舊金山間建立直接無線電通訊，他們正在建設兩個無線電台：一個在江灣，另一個在揚子浦。大批的建築無線電台材料，以及大批的技術人員，現在已經從東京到了上海。

日寇在河北開鑿運河——日本資本家已經決定在河北省開鑿一道運河，因爲這道運河可以對掠奪河北經濟有極大幫助；所以，這個計劃已經得到日本政府的允許。根據最近的計劃，日本資本家將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資本，組織河北運

河開鑿公司，與其天津的總公司共同從事開鑿運河。這道運河是由石家莊通至天津，而利用這一段中的一切小河流。據云，假如這個計劃完成後，每年可以由這條運河從河北省中部運往天津一千五百萬噸貨物。這對於華北山西煤礦有極大的幫助的。

開闢航空線——日本航空公司與天津惠通公司近來正計劃着開闢以下的八條航空線：(一)上海——長崎線，(二)南京——上海線，(三)上海——杭州線，(四)上海——北平線，(五)上海——天津線，(六)上海——大連線，(七)上海——青島線，(八)南京——杭州線。據熟悉情形者的觀察，在這種中國拼命抗戰的情形下，日本公司的開闢八條航空線的計劃，一項也無法實行。

近來從朝鮮運到北平一百萬斤優良的棉花種子，這些種子將由傀儡政府分別分發給華北農村。日本軍部，外務省與殖民地事務部幾次的討論的結果，已經決定由殖民地事務部專門負責，從事策劃在華北戰區的植棉事業。

計劃建立一千萬元資本的漁業公司——從中日戰爭爆發以後，駐朝鮮總督即開始垂涎於中國沿海的富源。政府曾派遺幾隻汽船到中國沿海，以考察中國沿海的漁業情形。政府現在正着手計劃建立一個擁有一千萬元資本的漁業公司，從事掠奪中國的沿海富源。

日寇與修承德到通州的鐵路——爲了企圖獨佔華北與深入內蒙，進而將來進窺外蒙，日寇

人民儲蓄，皆爲銀行或類似銀行之金融機關所吸收，其營業不健全者往往用之於投機，投機失敗，則人民儲蓄亦隨之消滅。故儲蓄之人民，尙多不肯脫舊習之習慣。惟將現金，不能滋生收益，就經濟原則言，爲一種損失，故積有資金之人民，實應進退兩難之苦。今得以儲蓄購買公債，用於建設事業，不亦兩全其美乎？或懷疑公債政策之真正利益，以爲政府苟倒，則公債亦將隨之消滅，其危險不亦大乎！要知中華民國與國民有相依爲命之勢，國不能存在，中華民國亦從茲解體，政府與人民同歸於盡，尙何區區儲蓄之足戀乎？

由是可知戰時之公債政策，在利用人民儲蓄之應付事業，平時之公債政策則在利用人民儲蓄以創造財富。平時財富創造多，則戰時應變之能力強，故平時之公債政策，尤宜爲戰時之公債政策奠基礎也。

四、法幣信用必須維持

上述種種，皆以法幣維持信用爲條件。倘法幣信用失墜，則公債政策將無法推行。蓋法幣信用好時，人民無不踴躍購買公債。公債較地皮更爲流動，亦爲人民所歡迎。若法幣信用不好，人民自不樂保留之。蓋公債抽籤，還本付息，仍不出法幣。故不信法幣者，欲購買公債以避免法幣之損失，是猶欲自暴其棄，不可得也。人皆將舍公債而買地產矣。且公債常爲財團法人基金投放之目的物，如南開大學中國經濟學社等之基金，用以購買公債者不少。法幣信用失墜，此種基金持有人或機關皆將失去其生命，其危險豈不大耶？嗣後尙有人敢以基金投公債乎？故維持法幣爲推廣公債政策所必要之條件，財政當局，諒亦注意及之。(轉載武漢日報)

官方已經築成一個由熱河承德，到北平附近的通州的一條鐵路。建築工程已經在去年九月開始，本年四月一日已開始全線通車。各國的軍事當局，對於這條鐵路都極端重視。

高麗紗廠已經決定在華北設立一個分廠。由於駐朝鮮總督的允許，該公司的經理，已經派遣一部代表到華北，籌劃建立分廠，這一分廠具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資本，其中以五〇〇〇〇〇〇元，〇〇〇〇〇元用以建設工廠設備，買六萬紡錘，一千二百架紡織機。依最近的計劃，此分廠將在石家莊覓地設立。

盜採大同煤礦——在華北發展重工業的項目中，開採華北煤礦實為最重要的一項。華北每年除去消費外，可產煤二千萬噸。而依目前估計，從目前到一九四二年的五年中，日本煤礦的消費量，將增加到五千萬噸，那裏日寇開發華北煤礦實是必要了。大同煤礦的開採顯然的，與中國計劃一大打擊。依中國的開採計畫，在最近五年中，每年可望產煤一千二百五十萬噸。祇開採此一處煤礦，即需一千二百五十萬元資本。

關於開採華北煤礦，華北官方才張位一個公司專門負責；而日寇的東京中央政府，則主張以幾個不同的公司，共同從事於開發華北煤礦工作。因為中興、新泰、寶山與六合溝的煤礦公司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日本的鋼鐵工業方面，將儘量擴大煤礦開採計劃，以作為鋼鐵工業的必要原料。有關係的各官方：如日本煤礦業協會等，很明顯的將使日本鋼鐵業與這種計劃。使之儘量多出資本，以增加採煤工業的資本數額。

而被日本軍事機關管理着，日寇正計畫着建立一個新的中日合辦公司，以圖華北將來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現在正在研究着這個問題。

日本的石油公司，決定建立一個聯合公司，以統制華北的石油市場。這計劃着的公司，將有二千萬元資本，歸日本石油業組合，滿洲石油公司與高麗石油公司合辦。上海石油商會：平津地方每月石油消費約為二十萬箱，其中大都是舶來品。

蕪湖的鐵礦公司——傀儡政府將於五月中旬開始組織第一個中日工業公司，這個公司即華中鐵礦公司。這公司是日本及中國的企業家在上海組織的。將在蕪湖北邊的山鎮附近，有豐富鐵產區域開採，計此地含有生鐵約一萬萬噸。

汽車火車製造廠——日本不久將在華北建立一個在亞洲大陸最大的工廠，從事製造鐵軌，汽車及築港工作。橫濱的南滿鐵路公司的重慶職員，已露出了這個消息。好狡的松岡洋佑對於這個計畫已討論完畢，並在五月初呈交政府審核。據露出消息稱：這個工廠將由具有四萬萬元資本的半官式的華北殖殖公司辦理，這個新的公司自己具有資本四萬萬五千元。其中將於該工廠落成時交二萬萬五千元，由華北殖殖公司，與南滿鐵路公司合力籌劃一萬萬元，而其餘的資本將由集股籌措。

統制中國絲業——日本絲業的代表團，已由日本抵滬，從事考察中國產絲狀況，及江浙的蠶桑情形。據云：這些代表將統制中國絲業的計劃，給農民以改良的蠶種，並且不久將建立新的蠶絲工廠。在虹口與閘北，那些因受戰爭影響而停業的中國蠶絲工廠，將由日本方面協助重新

整修；而虹口與閘北的商廠都已被日寇沒收，假如各該廠主能重新營業時，日寇允許再予發還。

日寇組織百貨商店——據商界方面消息：日本商人為了在佔領了的許多地方市場上，傾銷他們的存貨，正計劃在上海南京路開設一個大規模的百貨商店。現在已有大批劣貨由日運滬，存於虹口商店中。

依工業界傳出消息，滬西有六個日本紗廠，滬東有三個日本紗廠現已復業。因為中國工人不肯為彼作工，所以這些工廠現在祇有極少數的紡錘工作着。浦東的因為戰爭而全毀了的許多日本紗廠，現在已經沒有復業的希望。目前在上海，一共有三十家日本紗廠。

杭州織綢廠——杭州的傀儡政府，近來已與日本紗廠主聯合會，議定恢復杭州織綢工廠。根據這個計劃，將由日本運入造絲至杭州作為原料；而杭州出產的生絲須賣給日本商人。這些工廠如果開工，將驅使市內十五萬工人為他們工作。

新建中日合辦公司——北平的幾個奸商已經決定建立一個中日公司，以「經紀人」的資格而從事於用華北的原料換取日貨及化學用品的營業。這個組織名為「中日合辦股份有限公司」，而具有二十萬元資本，在五月底可以正式開幕。由這個公司運往日本的貨物有羊毛，棉花；入口的貨物為金屬用品，毛織品，布疋與化學用品等等。

五月一日在北平已經成立了一個有五十萬元資本的純日本人經營的商店。這商店將從事於買賣房屋，店舖與土地。這個公司的其他任務將從事抵押借款，也將從事於經紀人工作，作建築計劃，估計建築費用，與包修樓房等工作。

國聯行政院的新決議案

國聯行政院，關於中國申請事件，已將英法蘇聯各代表之委員會所起草之決議案，正式通過，除波蘭棄權外，其他各國，一致贊同。

國聯今天，在微弱最多事的時候，根本上不能期待其對於遠東問題有嚴重的行動。所以此次的決議案，雖不過重申過去諸決議案之主旨，但我們對於各會員國之同情，依然深表感謝。

據新印電，法英蘇三國代表，都特別有同情中國的演說。在本文起草時，僅讀到法外長龐萊氏的演說，他極力稱讚中國抗戰之英勇，證明中國對於各會員國精神的援助，受之無愧。他最扼要的話，是公然聲明：「整個法蘭西民族，現均熱烈願望中國民族勇敢刻苦之精神，終有獲得報酬之一日。」他又說：「中國為保衛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而抗戰，已十開月於茲，其所發揮之愛國精神，業使全世界各國為之欽佩不置。」法外長這樣熱情的誠懇的，同情中國抗戰，信任中國前途，中國政府及人民，十分感謝法國的好意，因而更增加對於法蘭西大革命以來的自由精神之欽佩。蘇聯代表演詞，尙未見，但知其要點，是蘇聯行政院議決案不獨在蘇聯政府領袖，近時本已屢次作同情中國抗戰之公開的言論。如伏羅希諾夫元帥五一節給全蘇軍人的聲明書，如加里寧氏最近向國際工人代表的演詞，無不公開聲明：蘇聯軍隊與人民，同情中國，祝中國抗戰的勝利。蘇聯這種公正而友好的態度，在中國政府與人民是本來表示感謝的。據新印電有來，英外相的演說，似乎簡單，但我們深知英國的地位，與法

蘇又不同。他於太平洋及遠東，有廣泛的利益，而近來在歐洲，正進行重大的外交，且正在擴軍未完成，八方忙應付之時，其一言一動，當然極力慎重。我們不能因為哈里斯法克斯外相沒有熱烈的演詞，就以爲英國態度較爲冷淡，或變成冷淡。我們反而有充分理由相信哈里斯法克斯與艾登，關於中日問題政策決無歧出。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與中國一致，其同情一定常在中國方面，是毫無疑問的。

再就決議案內容分析，我們所較不滿意者，是關於毒瓦斯問題，說話太簡單，僅此一語，恐不能防止日開之毒謀，我們希望關於此點，國聯及各會員國，再繼續考慮。除此點外，該決議案有兩要義。其一，是聲明同情中國之抗戰。其二，是保證過去九一八以來各決議案之效力，勸告各會員國各自履行。其中包含有考慮各別援助中國之去冬決議案，自不待言。就新決議案之效果而論，各會員國是否援助中國，此爲各國之事實問題，故決議案本身之效果，仍爲精神的，及言論的，若責其空洞，則誠然空洞。但是國聯雖弱，依然代表世界幾十國家，國聯說同情中國抗戰，就是世界公論之表現，而凡贊同國聯決議之國家，就是表明反對日本，就是不怕日本。當日本暴開這樣猖獗橫行之日，而國聯還有這樣鮮明的主張公道之表示，這是證明諸會員國，特別是列強行政院諸國，除波蘭外，都有不取媚日本之道德的勇氣。特別如法蘇英，在遠東都有密切關係，這三大國步調一致，堂堂正正同情中國，這就

是一種大的力量，而總不失爲對遠東前途之一種有力的暗示，同時當然有鼓勵中國軍民增加抗戰自信的效果。這一要點，是我們特別重視的了。

國聯是政府機關，其態度如此，而近時歐洲的民間團體，如國際反侵略大會，前天又有極鮮明熱烈的決議。我們對於這般國際志士的感謝，與對於出席國聯之各友邦代表一樣。總之一句話：國際輿論，認中國是日非。世界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盼中國勝，不盼日本勝。而這種普遍的同情，實隨着中國自衛的勇敢程度而增長。即以實際援助論，也是中國打的越好，援助越多。我們感覺國聯此次的正式表示，只有比去冬鮮明，特別如法外長的演說，較過去更熱烈得多。這就是十個月來我們全國團結全軍勇戰不畏犧牲極奮鬥之賜。所以目前至少可以判斷一點：就是，我們越勇戰則世界越同情，而國際政局，也越有利。全國軍民要感謝友邦，而鞭撻自己！與蘇世界沈悶，實際是形勢隨我們努力情況而轉移。（轉載大公報）

出征歌

華

叱咤乘風雲，橫槊馬上急，志決死戰場，氣早吞相羈。鹿豕肆跳梁，青嶺頭顛折？腥膻遍河山，遑問家與室？死而爲國殤，博史揚遺烈；生而凱旋還，帝榮迎勞熱。待得三島平，疑樓供玩息，子孫來衍藩，猶仰先世澤。

國際十日

辛 驥

國聯行政院第一〇一次會議閉了幕。關於中日問題，伊阿問題，西班牙問題，瑞士中立及智利要求修正盟約問題，已分別決議。我們十月來的英勇抗戰，博得大會決議：「本院茲向各會員國提出迫切要求，務請將國聯大會與本院前此所已通過之決議案，一併付諸實施，即中國政府依照此項決議案所提出之要求，亦應加以考慮。中國因獨立與領土完整，受日本侵略之威脅，正在英勇抗戰之中；中華民國因受種種痛苦，本院茲特向之表示同情。至日本用毒瓦斯作戰之事，實乃違反國際法之又一證據，自為文明國所唾棄！各會員國若果有何項情報，應請儘量以之報告國聯會。」這，雖能說而不够積極。然而，既證明了正義還在人間，在「現狀」之下，也就「難能可貴」！

阿皇塞拉西，終竟能出席了席。全場靜極了，悲慘而嚴肅，阿皇作着沈痛的號呼與斥責。但是，英國的「現實外交」，不惜背棄國聯「凡以武力變更領土主權者，會員國概不承認」的神聖原則，而付予了「各會員國任便承認意國」的自由。中、蘇、波、紐西蘭四國，是不贊同的；中蘇代表，嚴正的表示，也無濟於事。為此，美國國務卿赫爾，特鄭重聲明，「美仍堅持其原定政策，拒絕承認以違反條約行為及武力所攫取之土地」。自然，為其這還不是「規定各會員國應共同承認意國」的決議，阿國尙可出席九月舉行的國聯大會；然而，它除掉自己繼續抗戰外，再難能獲得，特別是英國的援助。

西班牙政府的申訴，撤銷不干涉政策案，以四票對兩票又九票棄權，遭受否決，而要他「自己決定命運」。西代表指出「西內戰有兩個第三國加以支持，其目的在建立一獨裁政府」，和「英意協定之諾言，已被破壞無遺」；並抨擊「不

干涉政策」為「荒唐」。英、法代表，則以「為民族利益計，實以推行不干涉政策最為適宜」，因而決定「仍當奉為圭臬」。法國，在此，不得不跟着英國跑；法意談判，却遭了頓挫。在希特拉訪羅馬的時候，法意談判一度停頓；嗣又繼續會商，直到最近因為意不供西戰、地中海、北非等難題的保證，其前途就「頗為黯淡」了。墨索里尼，雖曾勸告希特拉「努力避免戰爭」，又阻止他「擬以發動觀戰」之舉動，答覆美陸長的當頭棒喝，却在熱那亞港發表了「對西班牙事件，法意兩國係對立地位。……一旦發生戰爭，則獨裁國家當精誠團結，英勇向前挺進」的演說。法意談判，據說，仍當進行；而為其意方攻擊法國軍火運西、雙方關係，又漸緊張。怎樣妥協，需要張伯倫更大的斡旋吧？

瑞士要求恢復至中立案提出表決，各國代表均皆贊成，（中蘇棄權），議案成立。行政院會，根據盟約所負義務，却未可因而有所變更。這是「現實外交」盤據了的歐洲，一個嚴重的反映。此端一開，難免其他國家，會相繼效尤的吧？智利修正盟約的要求，大會「未能有所決定」；紐的代表，於牢騷、痛罵一陣之後，宣告退盟。國聯會員國，又少一個，自應惋惜；但為「國聯的「荏弱無能」，並不干盟約的事，而是我們分析此次國聯行政院決議，感到「現實外交」，是要把各個「事件」隔離開來。對「中日事件」的決議，是我們大羣血肉換來的；為了世界和平與正義，對法、英、蘇、等許多友邦的同情，國際反侵略大會，法國五十二團體，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聲援，我們必須以更英勇的抗戰，更偉大的勝利來報答，纔「受之無愧」。但，我們不能不關心，今後英國「現實外交」的成就。英內閣屆部改組了，艾登拒絕入閣，看來將求這政策的貫徹。墨索里尼，雖說「英意協定，吾人當嚴肅信守之」；却遲遲不「履行該協

定所載各項條款」，因以延緩了為帝國的承諾。法意談判，遭了頓挫；英德談判，也僅為一種「希冀」。捷克問題，雖然漢倫夫倫敦、上柏林，雖然捷政府允作大讓步，但捷蘇協定、法德鬥爭，威脅着歐洲。四強協定，是張伯倫的目標，也許足以暫時的「安定歐洲」的吧？然而，有待努力者正多。

日寇，在苦惱，在等待；希望四強協定成立，也希望歐洲依舊「多事」；恐懼德、意、日散夥，更恐懼英、美、蘇聯合作。美國，在加速、儘量的充實海軍與太平洋防務，而無意與日寇訂立互不侵犯協定。蘇聯在加緊了遠東軍備，戰車、重砲、飛機大批運了來，又在蘇「滿」交界添築着砲台，並以加倫將軍為主帥，重新調整了遠東軍的陣容；「警馬待弓」這無疑的，是準備「予侵略者以適當答覆」。於是，日寇儘管遣派蘇軍官參加徐州大會戰，抗議蘇海軍演說，繼續製造邊境糾紛，……却開始轉而「南進」。英國，還沒有放棄「對日妥協」的決心；但，日寇進犯「華南」，就被迫作一度「共戰」即退出的考慮。最近，敵軍在滬免英商威全遜，據傳，「英方極為憤怒」，英領事主張過「對日絕交」。按諸過去，這似乎「小題大做」的？而十八日在滬，英駐遠東海陸軍及外交首領，已「作中日戰事後之首次會議」了。

日寇的崩潰，是必然的；不「悔改」而「剖腹自殺」，也是必然的。日寇在津浦線、江甯、冀、晉、綏，陷入困門、掙扎的泥淖，而又冒險進窺廈門，華南：這，是自速其死的勾當！因此，末次這樣向全國呼籲：「盡最大之努力改革內政，以達對華政策之目的。」我們知道，這「改革內政」，祇是「強迫日本的反戰大眾，饑着壯子走上侵略者的殺人的戰場，否則即予屠殺」。日本軍閥及政客，竟敢以七千萬大眾及其國運為孤注，為兒戲，將必自食其惡報；加以中華民族用，就是他那注定的「崩潰」運命！五、二〇、

抗戰
現勢

血戰五月痛陷徐州 空軍揚威遠征三島

仲

「暴敵決傾在華兵力之大部，欲冒險與我決戰於徐州一帶，以圖挽回頹勢。據聞江南方面擬只守上海，南京，杭州，蕪湖四點，山西平漢線擬大部放棄。」——大公報

十天來的津浦戰事，已漸進入萬分緊張的局面；暴敵傾其大部分在華兵力，加上「備準對蘇作戰」的後宮中將輩所謂第一流戰略家，和開部隊等施放毒氣的勁旅，處心積慮，開始從各方面來作大規模的迂迴，並且不惜放棄他以大量犧牲所換來東北各戰場的佔地，期在必得徐州。

這次敵人在津浦線南北段各分三路向徐州進攻，六個攻擊箭頭，同時向着徐州嶺山歸德三點積極進犯。攻徐州正面的一路：北段由郟城直攻新安鎮，企圖自新安沿隴海路進擊徐州，這路現在離新安鎮十多里的紅花埠和我軍相對峙；南段自蚌埠沿鐵路北上，過澗河曹老集，現在固鎮南面與我相持。進攻嶺山的一路，北段自濟甯陷我金鄉魚台，再自豐縣直逼隴海路；南段從懷遠攻佔蒙城後，襲永城再進犯嶺山。迂迴歸德的一路：北段自鄭城直撲荷澤曹縣，再沿公路進犯；南段從泗陽亳縣進攻歸德。

這一次大會戰開始後，正面敵我膠着於紅花埠和固鎮方面，無甚進展；攻嶺山的敵軍曾由永城豐縣竄至黃口李庄，後被我軍擊退；攻歸德的敵軍自攻城一帶竄至內黃蘭封，雖經我軍奮勇堵擊，但敵人蜂擁而來，隴海路被截成數十段，一度克復蒙城金鄉也無濟於事，終於在十九日襲上，我軍奉令忍痛退出保衛了五個月，先後殲敵近十萬人，造成二期抗戰中非常光榮戰績的大徐州。

我們不能否認徐州在抗戰軍事上有着相當重大的關係，然而今天退出徐州，可說已經獲得了應得的報酬。這次抗戰是長期抗戰，我們處處應有長期準備，而一切的觀察判斷都應在長期二字上着眼；每一軍事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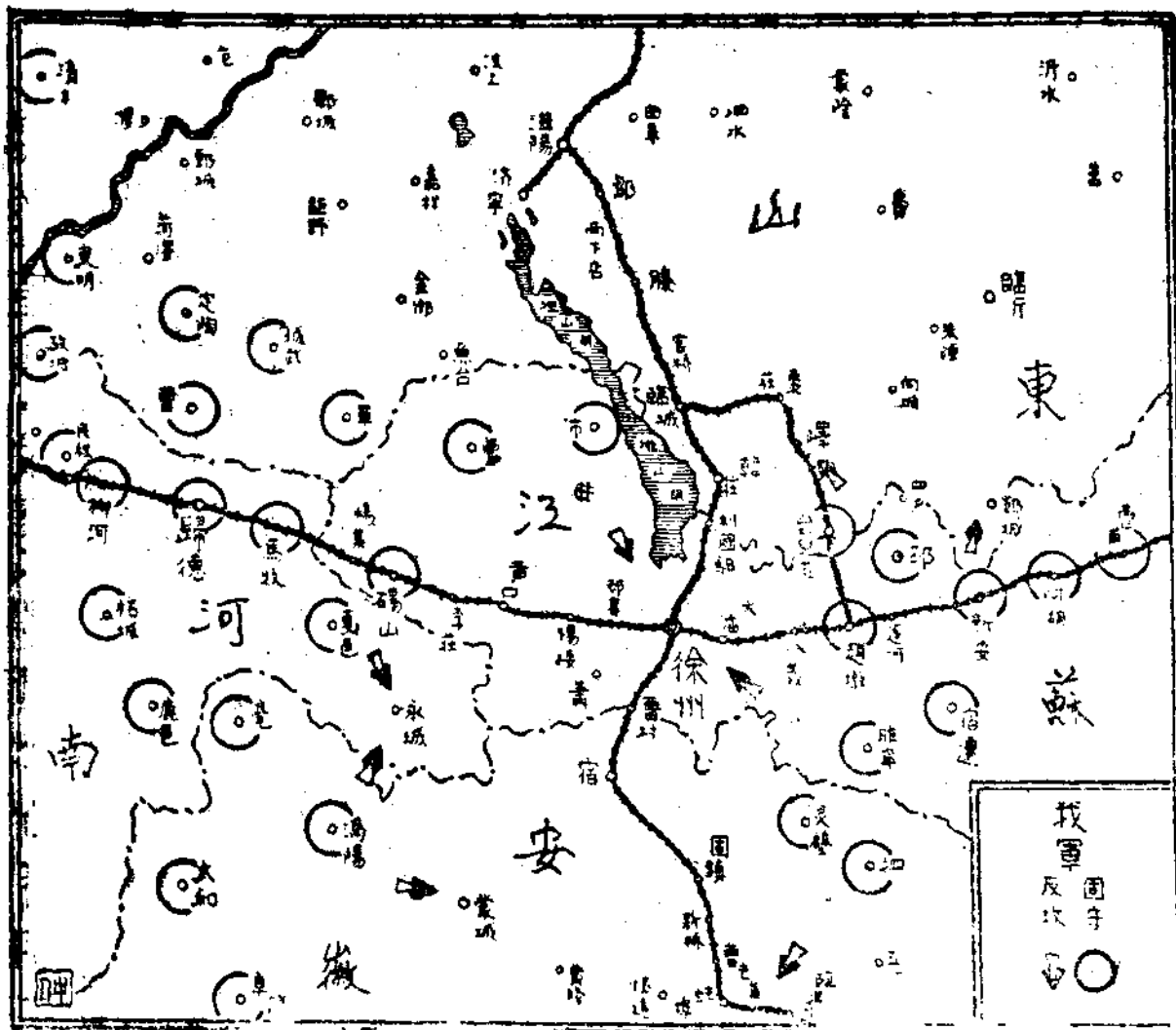
點，如都能支撐幾個月，消耗敵人到幾萬以上，就是我們的莫大成功。敵人所出兵力，有一定的限度，超過這限度，他國內就會發生問題而至於崩潰。我們抗戰勝利的取得，必須以時間來彌補空間的不足，以人力來彌補物力的不足，從時間上消耗敵人物力到飽和點後，再作戰略上的進退自如；一地的得失，不能決定最後勝負，一時的進退，更不能牽動全局的成敗；我們雖然失了徐州，然而已經取得了暴敵五月以來所付出的絕大代價，丟棄一個已成了焦土的荒城，還有什麼悲觀和遺憾？何況我軍仍在積極反攻，魯東魯南魯西魯北，無處沒有我軍踪跡，敵人縱得了徐州，而後患尚多得很呢！

在山西和東戰場方面，我們已乘敵人力薄弱之際，繼續收復了許多失地。山西的敵人困守在同蒲綫幾個重要據點上，狼狽不堪；同蒲路以東的安邑山沃等縣，以西的榮河汾城萬泉等縣，都已為我軍克復；總計在山西一省失地先後為我收復的已達四十餘縣。江南方面的海鹽海甯金山衛等的要地已為我忠勇軍士所收復。敵人在津浦線得了徐州，而他有有限的兵力，却無法不使已吞入的土塊又吐出來！

敵人爲牽制我華南的兵力起見，推定了以陝西影響最微小的廈門，以海陸空軍同時進攻。我守軍忠勇奮發拚死抵抗，且日寇又犧牲了許多爲軍閥利用的冤死鬼，至今尚在激戰中。對於敵人企圖進攻華南的行動，我們與其說「有備無患」，還不如說是「歡迎」更好；中國今天已有了團結的政府，有堅強的信心，有多而勇的兵力，有哀而壯的士氣，決不怕戰區繼續擴大，並且更歡迎日寇再冒險的危險以加速他崩潰的日期。

我國忠勇的空軍將士已在抗戰中建立無數偉大的功績，五一九晚上十一時，我們八個青年戰士，又萬里關程，遠征三島，在長崎佐世保一帶散發告日本民衆書傳單數十萬張後，又從容飛回祖國，這種壯舉，真可以摧敵人的魂魄，使敵人知道中國空軍光芒萬丈的威力。

最後，我們必須切記 蔣委員長所指示的：「來日方長，艱難未已，務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從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沉着，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鬥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



津浦隴海線會戰圖

聶仲元繪

獻辭

——敬致世界學生代表團

辛·頌·

「把全世界的青年和學生的堅強的團結精神，帶給中國的青年和民衆」；自「將與他們密切的接觸，短期間的分享一些他們的生活，探求一些由於日本侵略所產生的，如摧殘中國文化機關的可怕的野蠻舉動和中國人民爲維護國家獨立及文化的英勇行爲」，的世界學生代表團，頃已於十七日抵漢。我們歡迎，我們喜慰，我們感涕，我們興奮！

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是屠殺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劊子手，同時，兼是懺滅人類文化及進步的魔頭。四十年的深仇，我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如今，我們整個中國又爲戰爭所籠罩，若干領土且爲瘋狂了的野獸所霸佔。野蠻的剝奪和屠殺！酷慘的焚掠與破壞！相信吧，日本軍閥在放起希圖消滅中華民族及其一切的魔火，而這把魔火不被撲滅，將必延燒了全世界及全人類！

我們不願誇張中華民族十月抗戰，是如何的英勇壯烈，是怎樣的「管教」了日本軍閥；也不願吐訴由於日本侵略所遭受的困難與苦痛。但有一點，我們不能不特別指出，就是：日本想「征服」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的；而我們中國，是「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不僅僅是一種「信念」；我們有種種事實及理由，加以保證。政府、領袖、乃至每一個中國人，早已熔成不可撼動的鋼鐵堡壘，獻予這一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

「全世界的學生及青年，是在熱誠的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戰，同時，也就是爲世界的和平與自由而戰。」是的，和平怎能分割呢！被愛的世界學生代表團的同志們，我們熱烈的握手！「爲了中國，爲了世界和平」，也爲了日本被壓迫的反戰大眾，我們要「加強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的聯繫」，首先打倒這侵略者的最弱一環的「劊子手」，「魔頭」：萬惡的日本軍閥，日本帝國主義！

五·二〇，南昌。

關於「宣傳·文學·舊形式的利用」

胡驥

「七月」三集一期，載有胡風、鹿地互先生們，關於「宣傳、文學、舊形式的利用」的座談會紀錄。我們拜讀之後，祇覺得「論點很混亂」；此外，更因為「沒有結論」，感到失望。

歸納此次座談會所提出的問題，是：一、文學、宣傳與實踐（抗戰）；二、文化遺產；三、新舊文學及其「游離現象」；四、文學的形式與內容；五、啓蒙運動，新文字，方言文學；六、中國化文學的創造（民族文學？）；七、「革命的現實主義」與「大眾」；八、誰去利用，怎樣利用，利用什麼舊形式。在一個短短的時間，這些「題目」，是「太大」了；而何況與會的又多是「忙得喘不過氣來」的！

這里，容許我們坦率地陳訴對於每個問題的意見：

「文學」即「宣傳」，並且要獻身「抗戰」。「抗戰高於一切」，「抗戰」目今就是我們的「實踐」。我們不敢同意那種觀點：文學的，政治宣傳的；因此就反對把新文學劃分為「主潮」和「副作用」。所謂「藝術的創造」，「一下隔離開「大眾」，那會成功個什麼東西！加「宣傳」以「狹義」的枷鎖而予以抹煞，必然會嚴重的影響到「抗戰」。如果，所謂「新文學工作者」真果甘願如此，那是遺憾！

「文化遺產」的接收，過去已獲得研討結果；並且，拉了來也有點「夾纏」，恕不多嘴。新文學的「游離」大眾，並不異舊文學，是不容否認的；究其「影響」，「舊文學」也還仍舊佔着上風。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的恥辱。人們曾經爲了看不慣一般新文學工作者的「槍獨馬，英勇前進，而「游離」開「大眾」十萬八千里的慘象，一度提倡過「大眾文學」。但，吵了一頓，就算罷了；而所謂「大眾文學」也者

，迄未露面。我們懷疑，新文學工作者由「象牙之塔」跌入「革命藝術之宮」，同樣的與大眾無干。我們極端重視文學的「領導」作用；但「推動行動」，也並不是游離、遺棄大眾的。

舊瓶能否裝新酒，也是「老帳」。形式會拘束「內容」，我們承認；但，更相信創造新形式，絕不能忽略「大眾」的能否接收。新或舊的「四不像」，無論其高或低，「目今」都應該加以摒棄。「文學」要大眾接收，在精神上，其本身是「實無旁貸」的。這里，自然，不能不提「啓蒙運動」。我們首先願意指出「識字運動」已有相當開步的「事實」。新文字的推廣，我們還不大清楚。我們的意見是這樣：方塊字，新文字，不妨各在其可能的範圍中去「分工合作」。「方言文學」的建立，是很必要的。

民族文學，不曉得是不是能與所謂「中國化的文學」并提並論。如果，以爲「文學」還應該容納「民族性」，似乎不必再「矜奇立異」的吧？說到「革命的現實主義」，我們不願意「新文學工作者」把它神祕化，並且一下捧上九重天去。新文學，應該不專屬於某些人或集團！創造一個抗戰中英雄民族鬥士的典型，當然是必需的；但，爲什麼，爲誰去創造的？如果不爲大眾所接收時，那簡直是「浪費」。「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麼？「亡國滅種」，又將若何？在現階段中，需要認清自個的使命，「新文學工作者」當不至例外的脫離開「抗戰」，或別有希圖！

舊形式的利用，必須是批判的，毫無疑義。「要擅長此道去幹」，好極；但是，擅長此道的，未必就能夠把新酒恰好的裝到舊瓶里去。而且事實上，其數量又太少。因此，有不少「新文學工作者」，就不得不向這方面努力。這種「下地獄」的精神，值得萬分欽佩！這，相信吧，並

不是把舊形式代替了新形式，所以「害怕」新文學「受威脅」，甚至擔心新文學如何長知，都是多餘的。

僅僅會寫「洋八股」者的能力，倒走向趨。不過，他可以「學習」的。如果，不顧或不能學習的，只好隨他去；但，他沒有反對、制止別個的權利！「現實」再不允許新文學從「大眾」游離下去。新京劇，新傳奇，看來真未幾有點滑稽；爲其那「動機」在於使「大眾」接收，就不容許惡意的抹煞。我們不曉得「人們」已否對於新歌曲不及小調，民話，大鼓之易爲「大眾」所接收這「事實」，加以注意。新章回小說，也漸漸在說書人的口頭，傳入大眾的心頭了！

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盲大眾，絕不能要他們「先識字」再「參加抗戰」；而口頭教，更不及「教唱」來得有效。這是「事實」經告訴我們的。在廣大農村開辦了的工作，需要「舊瓶新酒」的大量的供給。因此，我們對在這方面努力的「新文學工作者」，謹致其敬佩與感佩之至意；同時不得不坦率的陳訴出我們的意見。

「抗戰高於一切」，「民族利益高於一切」。新文學及其工作者，不妨暫時「屈尊」一些的吧？還有，以爲「文學」選就大眾，是降低新文學的「水準」，這「公式主義」的錯誤，使得我們感到「大眾」還不能產生自己的文學工作者的悲哀。然而，「大眾」將永遠被「新文化工作者」們遺棄下去麼？……

末了，我們主張，每一個座談會，最好是先充分的準備，並且嚴限其討論的範圍，免得「沒有結論」。其座談會的紀錄，至少要切實整理；其實，僅僅把結論公佈，也未始不可以的。

五、一四、南昌。

白崇禧將軍印象記

冰瑩

這是多麼高興的事，在同一天裏，我所要會的第×戰區三位抗戰將領都到了，白將軍的記憶力真好，當記者走進司令部的會議室脫帽致敬時，他突然微笑着問：

「你不是有病的嗎？怎樣也到前線來了？」

「是的，我常常害病，所以特地到前線來休養。」

在歡樂的笑聲中，我們都坐下了。

記者和白將軍第一次見面，是南寧的樂羣社，記不清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的那一天，馬哲民，陳望道等四先生約我和特去龍州安南一帶遊覽，白將軍就借了他的小汽車給我們坐，還希望我們多搜集些文章材料歸來，時間已過了兩年多，而白將軍的豐采除了頭上的白髮多脫掉了一些外，精神比以前更康健，更興奮了！

白將軍很忙，從早到晚沒空片刻的休息，記者是知道他的個性不喜歡接見新聞記者的，但爲了有許多問題要請教，所以只好很抱歉地耽擱了他半點鐘的時光。

也許大家都沒有想到這位埋頭苦幹，以主辦廣西民團，精于戰術，善於指揮，國人尊爲今諸葛，外人讚爲軍事專家的白將軍是這樣和藹可親的。雖然表面上他是笑着，非常嚴肅，不像李德鄰將軍那像一個母親對孩子似的慈愛，但談起話來，他却除了使你感到親切外，一點也不感到威嚴可怕，在那間貼滿了軍用地圖的房子裏，記者提出了下面幾個問題：

「這次貴省出發參加抗戰的隊伍實數有多少？」

「自全面抗戰開展以來，廣西前後方動員的人數約四十萬，但這數目我們還認爲不夠，因爲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動員人數的比例，大多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廣西的人口有一千三百多萬，如果也以十分之一的人數來計算，是可以動員一百三十萬的。」聽到這裡，記者的血液都沸騰了，以廣西一省出兵有四十萬之多，已經駭人聽聞了，何況還有第二個第三個四十萬出來？記者除了深深地欽佩廣西的將領和民衆這種爲國、民族奮鬥犧牲的精神偉大外，還希望全國的隊伍和民族爲爭取祖國的生存而鬥爭！

「聽說在淞滬火線上，五路軍的犧牲很大，但報紙雜誌上很少看到這方面的登載，這是什麼原因？」

記者又提出了這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八二三」抗戰開始後，各部隊都有相當的壯烈犧牲，五路軍自然也不能例外，這些爲了國家民族而奮鬥犧牲的戰士，不管他是那一部隊的，我們除了同樣的對他表示無限的欽敬以外，至死傷數目多少却沒有宣傳的必要。」

剛說到這裡，有電話來了。

「對不起，請等一下。」

白將軍接電話去了，輕輕地對我說：「副總長很忙，我們改天再來吧。」但我覺得機會難得，還想多領教一些，我願知道的，所以他剛踏進門，我又發問了：

「副總長這次指揮魯南作戰的經過，可以簡單地告訴我們一點嗎？」

「這在我與國內外新聞記者的談話上已經說過了，想必兩位都已看過。」

「副總長對於民衆運動，應當怎樣開展，可以指示一些寶貴的高見嗎？」

我又換了一個話題。

「過去的民運工作，可以說完全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原故，可說是因爲負責民運工作的人，沒有好的方法去指導。抗戰已進到第二期而政治的力量還不能與軍事的力量配合起來，這的確是民運工作的一個大失敗，我們要救濟這個失敗，首先就要開辦民衆運動，加緊民衆組織與訓練，使民衆在抗戰期間內充分地表現出他們的力量來幫助政府，幫助軍隊……」

「開會的時間到了。」

白將軍的話還沒說完，副司令長官走進來了，李司令長官和黎副參謀長，也從裏面房間走出來，準備開會，我連忙拿起照相機要求他們幾位將領拍個照留作紀念。

「好的，好的，就到後面花園去照吧。」李司令長官連忙把武裝帶掛上，白將軍笑着說：

「這樣嚴重，還要全副武裝嗎？」

他們愉快地笑着向花園的假山走去，合照拍完了，還每人來一個單相。

「今天我們四個人都是穿着從廣西帶來的布鞋，哈哈！」

李司令長官說着，大家都低下頭來望一望，在一陣快樂的大笑聲中，我們很高興地告別了幾位辛勞地指揮抗戰的將領。（轉載中山）

通訊

五月在安義

薛岩

安義——這個離南昌百二十里的小縣，彷彿是被人遺忘了一般，從來沒有人關心它的消息，也許有人從來便沒有機會聽到安義的消息。雖是如此，停留在安義的人，並不因別人的漠視而灰心，沉默。相反的，在大動蕩的時代裡，安義的人們，是正被呼喚着，啓示着，從靜悄悄的氛圍中甦生過來了。難道這情形不值得同大家報告一下麼！

——自然安義人的甦生和活躍，是有着外來力量的促使。然而安義的老百姓，若不是誠實，坦白，熱心，外來的力量也許沒有發展的機會。他們不是我們從前想像那樣愚蠢，無知和自私。安義的老百姓，是天真有好奇心，有堅定意志的一羣！

踏近五月來，日子天天都伴着血色從眼前飛過，炮火聲裏，多難的五月，更下人以痛斷痛苦的回憶。在安義，這回憶。一樣刺着青年人們的心。再也忘不了「五三」，「五九」，「五卅」這些被壓迫的恥辱事蹟。因而，五月九日，便在安義舉行了雪恥紀念大會。

五七五八兩日，各機關先派人到鄉下從事「雪恥和兵役」的宣傳，街上，田間到處都可以看到手執白旗高聲講演的宣傳隊。這工作，很快的收了效果。田間：農夫放下犁，婦女放下水車，少婆婆倚着拐杖走來，一堆堆聚着。他們先是弄明其妙的看着，聽着。漸漸的嘆息聲，和譁元聲從人們口中發出，他們用忿怒的眼光看日本強盜慘殺中國同胞的圖畫。他們流淚。學着宣傳員的口吻：「是呀！我們再不打鬼子，鬼子就要把我們都殺光了！」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話可真對！要不，鬼子就該來了。」一個老太婆戰抖的用拐杖指着山上的日本兵說：「我要有兒子，

一定叫他當兵去殺死這羣狼！」

街上，推車子的丟下車子，開鋪子的不替生意。人從四面八方靠攏來，搖頭忿怒，捏緊了拳頭張大了喉嚨，「打倒日本！我們要報仇！」他們發出有力的吼聲，宣傳員的口號，燃動了幾十個幾百個人的心火，他們興奮得紅了面孔，拍着胸脯喊：「我不去當兵打死幾個日本鬼子我不是中國人！」

雪恥大會正式舉行是在五九上午八點鐘。地點是城裏公共體育場上，人，早到齊了，軍隊學生，婦女，百姓，整整齊齊排在台下。主席團忙亂着，「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會」的幾個大字懸在台上。縣長上台了，他是大會的主席。他詳細數着五月中可紀念的日子，他說着五九二十一條喪權辱國的內容。他力竭聲嘶的喊：「我們要在抗戰救亡的目標下洗掉我們過去的恥辱！收復我們失去的土地！使中華民族得到自由和解放！」

「打走日本！」用我們的血來洗掉過去的恥辱！

「台下人聲夾着喊聲，幾千個面孔，都興奮着，幾千個心都堅定着，幾千個隊伍在踏着同一的步伐走向城外。前面軍隊吼着「打走日本，收復失地！」後面學生和老百姓接續喊：「雪恥，軍民合作！」穿過大街，渡過浮橋，孩子們打着不捧隨着喊，婦女們抱了孩子也高聲叫，再沒有人用驚奇的眼光來看他們。也再沒有人用奇異的口吻探詢。人們都清楚當前的責任，人們身上都燃燒着復仇的熱血。「咱們中國人該翻身了！」人像潮水一樣，歌聲湧到山間村角，安義的人們要算這筆舊帳了，他們不再是睡着的羔羊。

黃昏時分，人又重聚到體育場來，早晨開會

的台上靜垂着一幅幕布，這是雪恥紀念游藝大會，發動的機關有軍士教導團婦女工作指導處，和當地的學生團體。他們準備了話劇，歌詠，每輪都以宣傳雪恥和兵役為對象，暮色中人越來越多，一聲笛響，幕布拉開來，台上走出來一對逃難的女人，她們敘述着逃亡的痛苦，追憶着日本鬼子殘暴的行爲。流亡人的哀音在淒清的月光下散佈着打進觀眾的心坎，惹出了觀眾的眼淚。他們同情這一對流亡的姊妹，他們更加深了對日本人的憤恨，等到台上這一對流亡女兒覺悟到逃難的痛苦要轉身去打日本鬼子的時候，台下也一致的叫起：「同心合力來抵抗，要活命只有打東洋！」

話劇接連的演出，最動人的要算「血衣」，它是描寫敵人的強盜行爲和農夫奮勇從軍的事情。當年輕的農夫受了傷，他自己的女兒和妻子一齊被敵人搶去後。他年老的母親發誓了，「我的兒子應該死在戰場上」受傷的農夫也覺悟：「我的血應該爲國家流在戰場上，我的血應該換來兒子的命！應該拿我的血向日本鬼子討血債！」最後農夫負傷去了，那兒聲是「好男兒當兵，好漢要打仗！」，台下掌聲雷一樣響起，「中國人應該這樣！」

孩子們在台下坐得真安靜，夜深了他們臉上毫無倦意，老婆婆，婦女們，是最容易受感動的，她們一直看着淚水看。武裝同志是最直率最大真的，他們看見漢奸在台上便喊「打！」看見日本人上台更氣得利害，槍早摸到手裏，可惜沒有子彈，台上大家提到日本鬼子高喊活埋了他，台下也一齊喊「活埋了他！」大家都捧臉笑着，閉了，廣場上歌聲沖破了夜的靜寂，人們懷着興奮的心情，愉快的面孔，四散開去，天上，半圓的新月正照臨着這羣怒噴着的中僑兒女，這羣兒女對當前的五月，已不是羞愧，傷感悲憤，而是澈底的覺悟了自身的責任，懷着復仇的心，奮力起來，迎接工作。夜風中，歌聲漸漸的吹來：「我們今天是不聲不響，明天要齊上戰場，我們今天是可憐的牛羊明天便和猛獅一樣！」